

湖畔论稿

HUPAN LUNGAO



沈文元 著

湖畔论稿

沈文元 著

学林出版社

湖畔论稿

作 者:沈文元

特约编辑:高松年

封面设计:孙 菁

封面题字:谢三中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上海出版大楼 3 楼

电话 64519008 转 邮政编码 200233

发 行: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出版社发行部

上海市文庙路 120 号 邮政编码 200010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25

插 页:5

字 数:21 万

版 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ISBN7-80616-350-6 /I·131

定 价:15 元



作者简介

沈文元，上海市崇明县人。1939年12月19日生。196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68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研究所，随即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被挑选入伍。1973年转业后相继在浙江省物资局、浙江省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供职。1984年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1988年评为副教授。系浙江作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社员。

主要编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学习手册》（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学习手册》（1986年）、《外国文学学习手册》（1987年）、《外国名家爱情散文选》（1989年）、《文秘写作概述》（1990年）、《当代秘书的观念与实务》（1990年）、《唐宋诗词名篇钢笔书法》（1991年）等。

序

骆寒超

认识沈文元同志，已是十六年以前的事。那次我有一篇近三万字的论文要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学期刊《东方》上发表，沈文元同志是责编，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我就觉得他很朴实，诚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功底不浅。后来我主持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他是该学术团体的主要参预者，一起开会研究当前创作问题的机会就更多了，不仅他最初留给我的印象没有改变，还进一步发现他在从事文学评论与学术研究中具有相当强的综合概括能力。这是一种基于广泛、深入阅读基础上培养出来的能力，实在难能可贵。正是这种能力，导致他善于从文学本体现象的梳理、分析中找出内在规律，并升华为经验性的理论。我近年来一再提出要把文学研究落实到研究文学上；要从解剖作家的创作个性出发作严肃的文本分析，进而提纯出规律

性的理论。沈文元同志的实践和我的主张,真可说是不谋而合。现在,他要对自己的实践作一次检阅,出版《湖畔论稿》,我也乐于为之写序。

《湖畔论稿》虽然是四十多篇文章的汇集,但我觉得综合概括的特色不仅显示在多数篇章中,并且就四辑而言,也存在一种综合概括的逻辑推衍关系。如果说第一辑对八位现当代作家及中外古今其他作家作品所作综合研究是全稿的基础部分,那么由此推衍出去的第二辑,如《关于文学价值取向的思考》、《关于地域文学与时代精神断想》、《文学批评的几种模式》等等,则是相当精彩的创作规律概括和诗学理论提纯。由此再推衍出去的第三辑,则是沈文元同志拿着自己的诗学理论再返回实践——作更具科学性的文本解剖;如对纳兰性德《秣陵怀古》等作的鉴赏,实在就是较到位的文本解剖。鉴于沈文元同志现今从事着高等学校的文学教学,因此当他在文学评论与研究中,多次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返回实践后获得的传达经验与操作体会,也必然会体现于他的文学教学,于是又有了第四辑中《必须重视作品和课本的阅读——现代文学史课前说略》等作。我想这部论稿的这样一个构成体系,正显示着沈文元同志把文学研究落实到研究文学的基本特色。

在阅读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特别赞赏沈文元同志对郁达夫、沈治平的小说研究和对叶文玲的散文研究。这些论文反映出了他深厚的功力,即综合概括力与理论提纯力均得到了充分发挥。如《文化交汇与“零余者”形象——郁达夫小说论》,是众多郁达夫小说研究中很有特色的一篇,它资料丰富翔实,综合梳理得体,创作渊源探索实事求是而不哗众取宠,并且内中学术见解也有创见性。如对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他认为不能等同于19世纪俄罗斯作家——如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形象。单

就这一点也就澄清了现代文学研究中模糊不清的提法。至于在阐释其不能等同的道理方面，则又从人物的时代背景、社会地位、精神品格上立论，相当有说服力。这才是学术研究。当然，像《汪浙成温小钰小说论》这样只重在综合梳理，是有欠缺的。如果沈文元同志能像写《孜孜于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论沈治平小说创作》那样就好了。这篇论文不仅综合归纳出沈治平小说创作的几个层次、几大系列，并且还从创作个性出发，论证了沈治平追求这几个系列的必然性，探讨了沈治平由独特的运思路子决定了的构思艺术。如对《古井》的复线结构和三一律式情节组合的考察，就很有艺术见地。

沈文元同志的理论语言相当清纯、流畅，富于逻辑思辨特色，这也许同他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悟执著于智性升华而不沉湎于直觉印象有关。这可是从事学术工作者十分重要的内在素质。凭着这一点，沈文元同志在文学评论与学术研究中也还会有更大的前途。

作为朋友，我拭目以待。

1997年2月28日 浙江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骆寒超
文化交汇与“零余者”形象	
——郁达夫小说论	1
一部忧愤深广的社会悲剧	
——谈田汉的《名优之死》	16
汪浙成温小钰小说论	20
紧扣时代生活的脉搏	
——论张抗抗的小说创作	36
长绿心河涓涓流	
——叶文玲散文品格印象	51
孜孜于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	
——论沈治平的小说创作	59
论叶兆言的《夜泊秦淮》	73
从生活出发,揭示新的矛盾	
——读中篇小说《兰洞》	85

太湖一角的风情画	
——读《醉汉们的湖泊》	89
传统文化的别一面	
——《顶子的故事》读后	93
荷叶满湖风雨来	
——读《西湖》七月号	96
《北斋随笔》序	98
关于生命的哲理思考	
——简评《再想一想》	101
郁飞偿还乃父文债	
——《瞬息京华》有新译本	103
呼唤精品	
——1995年浙江散文述评	106
仍见繁茂	
——1996年浙江散文述评	129
一部人文主义的英雄悲剧	
——读莎士比亚《奥赛罗》	147
莱辛的《拉奥孔》	152
陶渊明及其田园诗	156
略论“左联”功过	164
努力塑造多样化的新人形象	172
关于文学价值取向的思考	180
关于地域文学与时代精神的断想	191
文学批评的几种模式	200
关键在于写好人	
——漫谈人物与情节的关系	208

以一目尽传精神

- 谈短篇小说人物塑造的特点 212

藏山阁的联想 218

“十二生肖石”的美学 221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 灵感琐谈 223

唐诗鉴赏一束

- 韩琬:《暮春浣水送别》 227

- 韩偓:《残春旅舍》 230

- 吴融:《金桥感事》 232

- 《途中见杏花》 234

绝句鉴赏一束

- 朱彝尊:《来青轩》 236

- 王鸣盛:《西湖葛岭有嘲》 238

- 《九江舟中》 239

- 郑燮:《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241

- 纳兰性德:《秣陵怀古》 243

必须重视作品和课本的阅读

- 现代文学史课前说略 245

关于电大毕业作业的选题 251

关于应用语文类(新闻、文秘、档案、图书)

- 毕业作业的写作 265

后 记 285

文化交汇与“零余者”形象

——郁达夫小说论

郁达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作家。他是新文学发展初期的重要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如果说,鲁迅和郭沫若是为新文学奠基的两位巨人,那么在小说创作领域,鲁迅和郁达夫则是 20 年代“双峰并峙”的两大家。鲁迅 1918 年 5 月《狂人日记》的发表,如石破天惊,宣告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纪的开始;郁达夫 1922 年 10 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的出版,以其“大胆的取材和惊人的描写”,在当时起到了惊世骇俗的效果。但与鲁迅小说清醒的现实主义不同,郁达夫小说则是浪漫感伤主义的作品。鲁迅小说贡献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典型形象,如狂人、阿 Q、闰土、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乃至孔乙己、四铭等;郁达夫小说虽然也有“他”、于质夫、伊人、文朴等主人公名称,但他们是同一类形象、同一个原型,郁达夫把自己作品中的这类人物称为“零余者”。

郁达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作家。他的浪漫主义感伤小说内容复杂,形式也不尽完美。可以说积极与消极、精华与糟粕并存。因此,人们历来褒贬不一、毁誉并交。对于郁达夫小说创造的“零余者”形象,人们的认识和评价自然也远不一致的。这里,我们仅从中外文化交汇与郁达夫小说创作关系的角度,对“零余者”形象作一些探讨。

郁达夫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小说创作的。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沉沦》,收入作者最初写的《银灰色的死》、《沉沦》和《南迁》三篇小说。从1921年7月他的第一篇作品《银灰色的死》问世,到1935年11月发表最后一个中篇小说《出奔》,时间凡十五年,为数计四十余篇。这些作品,除了《她是一个弱女子》、《迷羊》和《出奔》之外,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以作者留学日本时的生活为题材,写时代的“忧郁症”和青春期“性的苦闷”,是表现自我的作品。除《沉沦》中的三篇外,还有《空虚》(《风铃》)、《怀乡病者》、《胃病》等篇。它们大多写于1921年到1922年之间。

第二类,以作者回国后的生活为题材,写所谓“生的苦闷”以及理想事业的破灭,仍然是表现自我的作品。如《茫茫夜》、《血泪》、《秋柳》、《茑萝行》、《离散之前》、《烟影》、《十一月初三》、《街灯》、《祈愿》、《纸币的跳跃》等篇。这些作品,有对旧社会的愤激的控拆,也有性解脱、性变态心理和颓废生活场面的描写。它们大多写于1922年到1932年。

第三类,题材涉及的面较广,侧重“我”以外其他人物性格的

刻画，但依然都本着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这些作品，包括《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微雪的早晨》、《过去》、《杨梅烧酒》，以及《东梓关》、《唯命论者》，还有一个中篇，一个短剧《孤独》，两篇历史题材的小说《采石矶》和《碧浪潮的秋夜》等。这些作品写于1922年到1935年。

另外，郁达夫的有些作品体裁很难区别是小说还是散文。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小春天气》、《感伤的行旅》等。

郁达夫曾在《鸡肋集·题辞》中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是成于一个时期的，年代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当时国内，虽则已有一班人在提倡文学革命，然而他们的目标，似乎专在思想方面，于纯文学的讨论创作，还是很少。在这一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晨报副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过后两三年，《沉沦》竟受了一班青年病者的热爱，销行到两万余册。”这说明，《沉沦》是最早一批响应“五四”文学革命进行新文学创作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跳动着“五四”时期要求人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时代脉搏，而且曾经遭受过新文学刚问世时共同的命运。《沉沦》集里的主人公都是中国留日学生，他们身在异国，因为祖国的贫弱而遭受歧视，成为时代“忧郁症”患者，作品表现了民族压迫对于他们精神所造成的伤害。但小说更多地描写了主人公青春期性的苦闷。《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妻子亡故，他在日本做个“逐客离人，无穷伤感”，不断借酒浇愁，似乎可做他感情依托的酒馆主人的女儿静儿不久也要出嫁了，这使他精神更加颓废，终于酒量过度死在路上。《南迁》中的伊人只因缺少爱情，成了感伤主义者。这三篇中以《沉沦》在当时青年中的反响最大。

《沉沦》中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热烈追求爱情，这是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一个穷学生，在异国得不到爱情，于是产生性变态心理，如偷窥浴女，对男女之事格外敏感等。又因得不到心灵的慰藉，便偏向肉的方面的自我满足，为此常深深自责，却又无力自拔。小说通过这些被扭曲了的人性的描写，发出了需要爱情，而且需要灵肉两相满足的爱情的呼喊，因而成为“五四”后青年人要求个性解放的非常坦诚、大胆的呼声。“他”在内心痛苦无法解脱的情况下，跳海自尽了。这个感伤、忧郁的青年走上绝路时，从内心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呼喊是那样地震撼着当时广大青年的心灵，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青年感时忧国的普遍心理和共同感情。小说中亮出主人公性爱要求的心理，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反叛，也是对封建文学禁区的突破。郭沫若说：“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因为在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论郁达夫》）

郁达夫回国以后创作的小说，则把成年后“经济的苦闷”这一严峻的现实内容代替了过去表现“性的苦闷”为主的内容。小说主人公时时感到失业的威胁，经济的压迫和理想事业的破灭。小说主人公有的以于质夫、文朴为名，但它们基本上是“自叙传”的作品。《离散之前》写于质夫、邝海如、曾季生和霍斯敬四位作家在出版商的压榨下苦斗，尽管他们节衣缩食，季刊、周报还是倒闭了，不得不决定分手各自奔回故乡。临别前小说主人公于质

夫不禁悲叹：“我们两年来的奋斗，却将等于零了。啊啊！想起来，真好像在这做梦。”小说把 1922 年 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在上海筹办创造社，受泰东书局老板的剥削，过着简直像文丐一样的生活情形，作了真实的描绘。《烟影》、《纸币的跳跃》则写贫病交加的游子回到破落的老家所遭到的冷遇，除了听老母的数落，妻子的饮泣，得不到任何慰藉。郁达夫在《还乡记》中曾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把归途中所剩的几张钞票填在鞋子底里，“一则可以防止扒手，二则因为我受足了金钱复仇的心思，有时候我真用了全身的气力，有拚命蹂践它们的举动。”《纸币的跳跃》中写到，文朴因为“只当了一个学校的穷教员”，母亲头天晚上责备他无钱寄回家来，第二天看到儿子咳血后从贴身小袄袋里摸出两张纸币让他去求医抓药。《莛萝行》是郁达夫回国后写的有名的代表作，它以寄给妻子家书的形式，把十分复杂痛苦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如泣如诉，作者将妻子从旧家庭中接出来，本想共同生活下去，但因生计问题不得不重将妻子送回旧家庭中去实行分居。这篇长篇独白，在自怨自艾中更充满了忏悔自责调子。这些描写又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家庭悲剧，“五四”前后有多少知识分子遭受同样的悲剧命运啊！这时的小说还较多地描写了国内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像于质夫、文朴这样的知识分子，报国无门，满怀愤懑之气，求新生的愿望亦破灭，因此而向旧社会发出了愤激的控诉。与此同时，在《茫茫夜》、《秋柳》、《街灯》、《祈愿》等篇中，又继续写主人公的性苦闷和性变态，并且出入酒肆青楼，既在烟花场上厮混，又严厉的自我谴责。那篇历史题材的小说《采石矶》，写了清代诗人黄仲则，他满腹学问，恃才傲物，不为世用，“觉得人生事事，都无长局”，反映了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时代里的苦闷心情，正是作者夫子自道，自身遭际的写照。

郁达夫在《自选集序》里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在前两篇中，郁达夫刻画了上海的那个烟厂女工和北京的那个人力车夫善良而正直的高尚品质，成为现代文学中较早刻画工人和劳动人民形象的优秀作品，但这两篇的主要内容更多的仍然是抒写作者自己在劳动人民之间那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情怀。在《微雪的早晨》里，通过一个北洋军阀的军官抢占青年学生朱雅儒未婚妻的事件，揭露了封建官僚势力对青年政治、精神上的压迫，作者爱憎分明地对封建军阀的罪恶统治表示了始终一贯的控诉态度。写于1927年1月的《过去》，标志着郁达夫创作风格的转变，随着艺术技巧趋于圆熟，现实主义的成分也渐渐地增加了。1932年写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在鲜明的政治背景前，描写三个女性的不同道路。小说批判了封建资产阶级的李文卿的堕落，表现小资产女性郑秀岳的软弱，肯定了冯世芬的革命道路。同时，他也写了《迟桂花》这样的名篇，以相当清隽委婉而富有诗意的文字，表现了作家当时的寂寞的情怀，以及在政治局面极端恶劣环境中对于宁静安谧心境的追求。这样的小说与《她是一个弱女子》同出于一年，反映了作家思想的矛盾。郁达夫最后一部小说《出奔》，以大革命为背景，写革命党人钱时英因为意志薄弱，被狡诈吝啬的土豪董玉林所利用，当他觉醒过来后愤怒地放火烧掉董家而出奔去上海，小说的重点在于揭露董玉林的阴险狠毒，表现出作者对反动势力猛烈抨击的激情。郁达夫后期的这些作品，思想和风格都有所发展，但因时代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它们的影响反不如前期的作品大。

二

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不幸的青年”，还有一些落魄文人和穷教师，他们是一些下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大多接受了新思潮，对于封建伦理道德怀着强烈的反叛心理，探索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也追求着个人的出路。但黑暗的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准备下条件。他们没有出路，就对现实强烈不满，或从自己的境遇出发，表示对受压迫劳动者的同情，但他们往往性格软弱、没有明确的方向，缺乏行动的决心。这些“不幸的青年”和落魄文人，在郁达夫笔下构成了一个艺术上的形象体系。他们是作品中经常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我”，《沉沦》中的“他”，《南迁》中的伊人，从《茫茫夜》到《空虚》中的于质夫，从《烟影》到《东梓关》中的文朴，以及《过去》中的李白时，《迷羊》中的王介成等。在散文《零余者》（也有人将它归入小说）中，郁达夫曾写到，在一个残冬的黄昏，自己漫无目的地在郊外独步，“袋里无钱，心头多恨”，哀叹着“人生实在不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觉得自己承受了种种酷虐待遇，又没有方法报复，成了一个“对于社会人民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该文用象征手法，反映了郁达夫那种歧路彷徨的精神状态。其实，这“零余者”正可概括郁达夫小说中许多主人公形象，正可概括他所创造的那个形象体系。

郁达夫笔下这些人物，无疑都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他们毫不讳言对金钱、爱情和荣誉的追求，而在性格上又十分软弱、动摇，虽未完全消沉，但受西方世纪末情绪的影响，带有颓废派色彩。他们是新时期的“浪子”，时代病的表现者。郁达夫以他特有的笔调，描写了这些人物空有才情，不为世用，悲苦的遭遇，